十誦律/卷第 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六十一

全書終

十誦律卷第六十一(善誦毘尼序卷中)

東晉罽賓三藏卑摩羅叉續譯

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第二之餘

長老級闍蘇彌羅來，滿七百僧。蘇彌羅入僧中已，是時長老三菩伽，如是思惟：「我等若在僧中滅是惡事，或有不智比丘言：『是事不應如是滅，是事應如是滅。』我今當僧中作羯磨，一切僧當聽滅是事。」長老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我等僧中滅是惡事，若有不智比丘言：『是事不應如是滅，是事應如是滅。』我今當僧中作羯磨，一切僧當忍聽滅是事。如是白。」是時三菩伽，僧中唱四比丘名字：阿盤提、達嘲那、婆多國四客比丘，東方四舊比丘。何等阿盤提、達嘲那、婆多國四客比丘：一、薩婆伽羅婆梨婆羅上座；二、沙羅；三、耶輸陀；四、級闍蘇彌羅，是為四客比丘。何等東方四舊比丘：一、上座梨婆多；二、長老三菩伽；三、修摩那；四、薩波摩伽羅摩。是為東方四舊比丘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我唱是八人名字，阿盤提、達嘲那、婆多四客比丘，東方四舊比丘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是八人作烏迴鳩羅，為斷滅僧中惡事故。如是白。」是時長老阿嗜多受戒五歲，善誦持毘尼藏，在僧中。長老三菩伽如是思惟：「是阿嗜多比丘受戒五歲，善誦持毘尼藏，在此間僧中。若我等令阿嗜多比丘依上座烏迴鳩羅，

滅僧中惡事，諸上座或能不喜。我等使阿嗜多依受上座作烏迴鳩羅，沙樹林中為諸上座作敷坐具人。」三菩伽如是思惟竟，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是阿嗜多比丘受戒五歲，善誦持毘尼藏，學持《阿含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是阿嗜多比丘依受諸上座作烏迴鳩羅，沙樹林中作敷坐具人。如是白。」如是白二羯磨。「僧聽阿嗜多比丘依上座作烏迴鳩羅，沙樹林中與上座敷坐具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是時阿嗜多比丘，從座起至樹林中，與諸上座比丘敷坐具已，還到集僧中白諸上座：「大德上座！我已於樹林中敷坐具竟，上座自知時。」諸上座從座起，向樹林中敷坐具處，自敷尼師檀結加趺坐。

長老三菩伽，從座起偏袒右臂，合手向上座薩婆伽羅婆梨婆羅如是言：「大德上座！鹽淨，實淨不？」上座還問：「云何名鹽淨？」三菩伽言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鹽共宿著淨食中噉，言是事淨。實淨不？」上座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突吉羅罪。」三菩伽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上座答：「舍婆提國毘尼藥法中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婆梨婆羅上座竟，次問上座沙羅、上座耶輸陀、級闍蘇彌羅、梨婆多、修摩那、婆棄伽彌，問一切上座，乃至問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答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亦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三菩伽答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是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一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是非法、非善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一籌，為滅一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上座薩婆伽羅婆梨：「婆羅大德！二指淨，實淨不？」上座還問：「云何名二指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食竟從座起，不受殘食法，兩指抄飯食噉，言是事淨。實淨不？」上座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上座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國為不受殘食法結戒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竟，次問上座沙羅、耶輸陀、級闍蘇彌羅、梨婆多、修摩那、婆棄伽彌，問一切上座，乃至問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答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轉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三菩伽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是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二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是非法、非善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二籌，為滅二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上座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：「大德！近聚落淨，實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名近聚落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近聚落邊得食，不受殘食法噉，言是事淨。為實淨不？」

上座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國，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，次問上座沙羅、耶輸陀、級闍蘇彌羅、梨婆多、修摩那、波棄伽，問一切上座，乃至問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亦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三菩伽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是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三惡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此非法、非善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三籌，為滅三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：「生和合淨，大德上座！是淨實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名生和合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食竟從座起，生乳酪酥共和合噉，言是事淨。為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問：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，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，次問上座沙羅、耶輸陀、級闍蘇彌羅、梨婆多、修摩那、波棄伽彌，問一切上座，乃至問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還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三菩伽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是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四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此非法、非善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四籌，為滅四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：「大德上座，如是淨，實淨不？」上座還問：「云何名如是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內界共住處別作羯磨，言是事淨。為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問：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突吉羅罪。」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占波國中毘尼行法中。」三菩伽問一切上座竟，乃至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耆多轉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答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五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此非善非法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五籌，為滅五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：「大德上座，證知淨，實淨不？」上座還問：「云何名證知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各各住處作非法羯磨竟，入僧中白：『我等處處作羯磨，諸僧證知。』言是事證知淨。為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問：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

「得突吉羅罪。」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占波國毘尼行法中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，次問一切諸上座，乃至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轉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答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六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此非法、非善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六籌，為滅六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：「大德上座！貧住處淨，實淨不？」上座還問：「云何名貧住處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言：『我等住處貧，作酒飲。』言是事淨。為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問：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婆提國跋陀婆提城，為長老婆伽陀結戒，不得飲酒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，次問一切上座，乃至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轉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答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七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此非法、非善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七籌，為滅七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：「大德上座！行法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有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。有行法不淨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。」「何等行法不淨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？」答：「殺罪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，偷、婬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慳貪、瞋恚、邪見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，是為行法不淨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。」「何等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？」答曰：「不殺、不偷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慳貪、瞋恚、邪見，是為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，次問一切上座，乃至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轉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三菩伽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八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此非法、非善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八籌，為滅八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薩伽婆伽羅波梨婆羅：「大德上座！不益縷邊尼師檀淨，實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不益縷邊尼師檀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作不益縷邊尼師檀，言是事淨。為淨

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舍婆提國，佛為長老迦留陀夷，聽益縷邊一磔手尼師檀結戒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，次問一切上座，乃至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轉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三菩伽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九事已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此非善、非法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九籌，為滅九惡事故。

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：「大德上座，金銀寶物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金銀寶物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言金銀寶物淨。為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，為跋難陀釋子結戒，不得取金銀寶物。」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一切上座，乃至阿嗜多：「汝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阿嗜多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阿嗜多轉問三菩伽：「長老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不？」三菩伽言：「我亦如是知，如上座答。」三菩伽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僧以滅十惡事盡，皆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僧中滅是惡事，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善言善、善言非善。此非法、非善、非佛教，如是不淨。」作是語竟行十籌，為滅十惡事故。

是時上座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，語長老三菩伽：「是事今已滅竟，如法如善如佛教，現前行十籌了了問答。或有不智比丘作是語：『今滅是十事，為如法滅耶？為不如法滅耶，皆不可知。』以是故，汝三菩伽，當往大會僧中使大會僧皆共普問是十事，如此我答汝令一無異。」如是教竟，諸上座從座起，往至大會僧處，還至本坐處坐。長老三菩伽起，合手向上座薩婆伽羅波梨婆羅，如是言：「大德上座！鹽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突吉羅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舍婆提國毘尼藥法中。」「大德上座！二指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波逸提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。」「大德上座！近聚落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。」「大德上座！生和合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為不受殘食法結戒。」「大德上座！如是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突吉羅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占波國毘尼行法中。」「大德上座！證知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突吉羅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

「占波國毘尼行法中。」「大德上座！貧住處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婆提國跋陀婆提城，為長老娑伽陀結戒不得飲酒。」「大德上座！行法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有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。有行法不淨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。」「何等行法不淨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？」答：「殺罪乃至邪見，行亦大淨、不行亦不淨。」「何等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？」答：「不殺等法，是為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。」「大德上座！不益縷邊尼師檀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舍婆提國為迦留陀夷聽益縷邊一磔手尼師檀結戒。」「大德上座！金銀寶物淨，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！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為跋難陀結戒，不得取金銀寶物。」

長老三菩伽，僧中如法滅是毘耶離諸比丘十事罪。如法滅竟，便說此偈：

「若人不知罪不除，　　他為除罪便瞋恚；
是名無智愚癡人，　　日日妄失功德利，
譬如月十六日後，　　其光漸漸消滅盡。
若有人知罪得除，　　他為除罪便歡喜，
是名有智黠慧人，　　日日大得功德利，
譬如月生一日後，　　其光漸漸轉增上。」

七百比丘集滅惡品竟

毘尼中雜品第三

佛在舍婆提城。有比丘與一比丘相嫌，禮拜恭敬，是比丘高聲大喚，諸比丘大集問：「何以故大聲喚？」答言：「此比丘打我。」諸比丘問此比丘：「實打不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禮拜恭敬，實不打，是比丘先相嫌故，為我作過耳！」諸比丘是事白佛。佛以是因緣會僧，會僧已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日若先相嫌不應禮拜，若禮拜得突吉羅罪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如佛所言：『先相嫌不應禮拜。』若未受具戒人先相嫌者，得禮拜不？」佛言：「不得！若僧都會時聽禮無罪。」

優波離問：「沙彌受具足羯磨時，男根轉成女，為名比丘、名比丘尼耶？」佛言：「名比丘尼。」又問：「式叉摩尼受具戒羯磨時，女根轉成男，為名比丘尼、名比丘耶？」

佛言：「名比丘。」又問：「若一切比丘結界羯磨時，僧都轉成女，是界名比丘界、名比丘尼界耶？」佛言：「名比丘尼界。」問：「若一切比丘尼結界羯磨時，都轉成男，是界名比丘尼界、名比丘界耶？」佛言：「是名比丘界。」問：「若比丘結界羯磨時，或轉者、或不轉者，是界名比丘界、名比丘尼界耶？」佛言：「若說羯磨人，是男，界屬比丘；成女界，屬比丘尼。」問：「比丘結界羯磨時，說羯磨比丘獨轉成女，是界名比丘界、名比丘尼界耶？」佛言：「名比丘尼界。」問：「比丘尼結界羯磨時，說羯磨人獨轉成男，是界名比丘尼界、名比丘界耶？」佛言：「名比丘界。」

諸比丘為比丘尼作種種羯磨，諸比丘尼不受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不應與比丘尼作羯磨，還比丘尼應與比丘尼作羯磨，除三種羯磨。何等三？一者受具戒、二者行摩那埵、三者出罪羯磨。」

諸比丘尼為比丘作種種羯磨，諸比丘不受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尼不應與比丘作羯磨，還比丘應與比丘作羯磨，除三種羯磨。何等三？一者不禮拜、二者不共語、三者不敬畏羯磨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諸比丘尼，到祇洹欲聽法，其日說戒。諸比丘語：「姊妹汝出去！我欲作法事說戒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我等欲聽諸比丘戒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比丘尼前說比丘戒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比丘，比丘尼前說比丘戒。不聽比丘尼說比丘戒。若比丘說戒時忘，聽比丘尼口授。」時諸比丘，到王園比丘尼精舍中欲聽法，其日說戒。諸比丘尼言：「大德汝出去！我欲作法事說戒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我欲聽比丘尼戒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佛未聽我等比丘前說比丘尼戒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比丘尼，比丘前說比丘尼戒，不聽比丘說比丘尼戒。若比丘尼說戒時忘，聽比丘口授。」

波斯匿王請佛及阿難明日入宮食，阿難先已受他請，時忘不憶復受王請。佛默然受請竟，王頭面禮佛足還宮，是夜辦種種飲食。辦竟敷佛坐處，遣使白佛：「唯聖知時，食具已辦。」佛著衣持鉢，共阿難入王宮食。爾時阿難二請忘不與他一請。阿難以食著口中，是時乃憶知，有二請不與他一請，不敢吐食，為恭敬佛故。又不敢咽，為持戒故。佛知阿難心悔，告阿難：「心念與他已便食。」長老優婆離問佛：「佛聽阿難心念與他得食。若餘人心念與他，亦得食不？」佛言：「不得。除五人：一者坐禪人、二者獨處、三者遠行、四者長病、五者飢餓時依親里住。如是人更無餘人，聽心念與他。」

有比丘與一比丘相嫌，與清淨，是人高聲大喚，諸比丘大集問：「何以大喚？」答言：

「是比丘重罪欲我邊懺悔。」諸比丘問是比丘：「汝實重罪欲懺悔不？」答言：「不！我欲與清淨，此人與我相嫌，是故大喚與我作過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先相嫌人，不應與清淨、不應與欲、不應與自恣、不應與懺悔。若與懺悔得突吉羅罪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若比丘一處僧擯，餘處得懺悔不？」佛言：「不得。除是精舍空，若諸比丘死、若反戒、若入外道，聽餘處懺悔無罪。」

憍薩羅國有二聚落界相連，是中一比丘尼，謂是一聚落，入異聚落界。諸比丘尼語此比丘尼：「汝得僧伽婆尸沙罪。」是比丘尼言：「何等僧伽婆尸沙？」諸比丘尼言：「汝獨入異聚落。」是比丘尼心中悔，出界故得僧伽婆尸沙，以是事白佛。佛知故問：「汝謂是一界、謂是異界耶？」比丘尼言：「我謂是一界。」佛言：「無罪。從今日聽，若有兩聚落界相連，是中應作一界羯磨。云何作？一比丘尼應僧中唱：『大德尼僧聽！某甲、某甲聚落界，是中欲作一界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、某甲聚落界，作一界羯磨。如是白。』白二羯磨。『僧已聽某甲、某甲聚落界作一界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

諸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，欲至舍婆提城，近祇洹有好林木茂盛，其中淨潔，諸比丘心樂是處。其日說戒，諸比丘言：「是中作說戒。」說戒竟入祇洹。祇洹比丘打揵槌欲說戒，客比丘問：「何以打揵槌？」答：「欲說戒。」客比丘言：「我等已說戒竟。」問：「長老汝等何處說戒？」答：「某處。」祇洹比丘言：「汝等破僧。」客比丘言：「云何破僧？」「汝等界內二處說戒，輕我等故。」客比丘心悔：「我等破僧，或得偷蘭遮罪。」是事白佛，佛知故問：「汝心云何？」客比丘言：「我謂是外界。」佛言：「無罪。從今日不得為小因緣故住道中說戒。若欲說戒，當上高處立觀知，近處有精舍無？若有，應入中作布薩說戒。」

憍薩羅國有邊聚落，諸比丘畏賊，棄精舍入是聚落。其日說戒日，有比丘共賊來，是比丘不知，何者是外界？何者是內界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有聚落屬賊，是一切外界，是時隨所在處自在說戒。」

舍婆提國有賈客主，欲至他國，占沸星日發。有比丘以此布薩日，欲共賈客主去，是比丘到賈客主所語言：「小住！我有法事。」賈客主答：「今是沸星日好，不得住，汝作法事竟隨後來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賈客住，廣說戒；若小住，略說戒；若不住，三語說；若都不聽住，各各口語：『今日布薩說戒。』若白衣在比丘中，不得各各口語，是時應一心念：『今日布薩說戒。』」是賈客主發，到宿處作制限，

不得散住。若散住盡奪財物及奪命。是日說戒日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若有如是布薩說戒日，應但一心念：『今日布薩說戒。』」

有賈客主，到有龍處宿，諸比丘語賈客主：「我等欲作法事。」賈客主言：「大德！是處龍處莫作聲，龍儻瞋，我等得大愁怖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如是布薩說戒日，應但一心念：『今日布薩說戒。』」

有賈客主，到鬼神處宿。是日說戒日，諸比丘語賈客主：「我等欲作法事。」賈客主言：「大德！是處鬼神處莫作聲，鬼儻來，我等得大愁怖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若如是布薩說戒日，但應一心念：『今日布薩說戒。』」

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阿蘭若比丘在獨處一身，當云何說戒？云何自恣？云何受衣？云何受七日法？云何受七日藥？云何與一請？云何衣物以清淨故施？」佛告優波離：「若阿蘭若比丘獨處一身，聽一心念：『今日布薩說戒。』得說戒法、自恣、受衣、受七日法、受七日藥、與一請，及淨施衣物亦爾。」

神通大德大力比丘，至淨國乞食，國人多惡。若受飲食先好洗手，是比丘先受食便欲噉，淨人言：「我等非不淨人。」持飲食來與比丘，不手授便著地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淨國中聽不手授得取，以淨國土故。」

有一住處，一上座犯僧伽婆尸沙，上座言：「我當行波利婆沙行摩那埵。」諸人言：「上座行波利婆沙摩那埵，何況中座下座。」生不信心。諸比丘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一心生念：『從今日更不作。』是時即得清淨。」

有一住處有比丘大德多知：「我行波利婆沙行摩那埵。」諸人言：「大德多知比丘，行如是事，何況餘人。」生不信心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一心生念：『從今日是事更不作。』是時即得清淨。」

有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，諸比丘言：「汝行波利婆沙摩那埵，是罪如法懺悔。」其人言：「我不能行，我寧當反戒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一心生念：『從今日更不作。』是時即得清淨。」

有比丘病，犯僧伽婆尸沙罪。諸比丘言：「汝行波利婆沙摩那埵，是罪如法懺悔。」其

人言：「我不能行懺悔法，無力故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乞出罪羯磨。」其人言：「我不能胡跪住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一心生念：『從今日更不作。』是時即得清淨。」

有一住處，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，眾不滿二十人，是比丘欲至他處懺悔，道路遇賊死。諸比丘言：「是比丘不清淨死，或墮惡道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一心生念如法懺悔，是人清淨，死不墮惡道，得生天上。」

有一住處，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，眾不清淨，是比丘至他眾欲懺悔，道路遇賊奪命。諸比丘言：「是比丘不清淨死，或墮惡道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一心生念如法懺悔，是人清淨，死不墮惡道得生天上。」(凡有六種懺法，不可妄用及僥倖也。唐為自欺，罪亦不除，要須廣問，明律者能斷之耳，相甚難知。)

憍薩羅國遠住處，二比丘共住，有賊來捕是比丘，欲祠祀故賊一面住守。是二比丘其日說戒日，二比丘言：「聚落主小放，我等欲作法事。」賊言：「聽汝作法事。」二比丘小遠，一人言：「我有罪。」一人言：「我亦有罪，佛說俱有罪人不得清淨。」賊言：「汝道何物？汝欲走去耶？」答：「不去。」「道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我等有過欲懺悔耳。」賊言：「汝有何過？」答：「如是如是過。」賊言：「汝等是好人，有爾許小事，持是作過。我等是惡人，惱如是好善人。」賊到賊主所言：「是比丘好善人，可放使去，我更覓餘人。」賊主言：「放去。」比丘從恐怖中得脫。是二比丘以是事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如是急事，若不相應罪聽懺悔。」

憍薩羅國遠住處，有二比丘共住，有賊來捕是比丘，為祠祀故賊一面住守。是二比丘，其日是說戒日，比丘言：「聚落主小放我等，我等欲作法事。」賊言：「聽汝作法事。」二比丘小遠。一人言：「我有罪。」一人言：「我亦有罪。佛說：『相應罪不得懺悔，不相應罪得懺悔。』今我等是相應罪，不得共懺悔。」賊言：「汝道何等？欲走去耶？」答言：「不去。」問：「若不走，道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我等有過欲懺悔耳。」賊言：「汝有何過？」答：「如是如是過。」賊言：「汝等是好善人，有爾許小事持作過。我等是惡人，惱如是善人。」賊到賊主所言：「是比丘善人，可放使去，我等更覓餘人。」賊主言：「放去。」是二比丘恐怖中得脫，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若有相應罪，是比丘一心生念口言：『後當向清淨比丘懺悔。』聽受相應罪懺悔。」

有一住處比丘病，墮罪，語看病人：「我有罪。」看病人言：「我亦同有是罪。」「佛

說：『有相應罪，一心生念口言懺悔，後聽受他懺悔。』我等是事故，欲從汝懺悔。」看病人答：「遠住處二比丘，為賊捕得欲祠祀，是故佛聽。若相應罪懺悔，不聽病人如是懺悔。」是病比丘死，心悔故墮惡道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若有相應罪，若賊捕得、若病人，聽心生口言懺，後當從清淨比丘懺悔，後聽受他懺悔。」

憍薩羅國舍利弗，欲遊行至舍婆提。中道有空精舍，是說戒日不知何者是內界、何處是界外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有棄空精舍，是名一切界外，是中隨意說戒。」

憍薩羅國有二聚落連界，是時飢餓，有比丘尼將一比丘尼伴，到異聚落親里舍，與二、三日食，更不能與，語比丘尼言：「汝一人尚不能活，何以將人來？」比丘尼答：「佛不聽我獨餘聚落行，以是故將來。」比丘尼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日連界，是中應作一界羯磨。云何作？僧一心會，一比丘尼應唱言：『大德尼僧聽！某甲、某甲聚落，作一界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、某甲聚落，作一界羯磨。如是白。』白二羯磨。『僧已聽某甲、某甲聚落作一界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

憍薩羅國諸比丘遊行，與賈客俱經過大澤。諸比丘從賈客主乞水，賈客主即出水與著鉢中，水上有少食，諸比丘棄水。賈客主言：「汝亦知是中無水水難得，何以棄水？」比丘言：「日時已過，是水上有少食，不應飲故。」是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一切棄，棄上少許水，下淨水聽飲。」

憍薩羅國諸比丘遊行，與賈客俱經過大澤故。諸比丘從賈客主乞水，賈客主即出水與著鉢中，水底有少許食，諸比丘棄水。賈客主言：「汝亦知是中無水水難得，何以棄是水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日過中，是水底有少食，不應飲，是故棄。」是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一切棄，上水聽飲，下底應棄。」

諸比丘從放牛人乞水，水瓶膩瀉水著鉢中，水上凝酥如芥子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酥可却者却，淨水應飲。」

諸比丘持膩鉢，著汪池水中取水，水膩盡凝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酥可却者却，淨水應得飲。」

諸比丘鉢有殘食著鉢，著潢池水中取水，食沒入水，遙見飯白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可却者却，殘餘淨水得飲。」

沙彌白衣捉瓶酥麻油，澍著比丘鉢中不斷，諸比丘心中疑：「我或非是受法？」便白佛，佛言：「是澍下流非上流，不破受法。」

憍薩羅國比丘，遊行至舍波提國，經過大澤。是時有小沙彌持淨物，沙彌不能擔。便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應并擔淨人去。」

諸比丘舍內壁上有棚，棚上有食，沙彌小，不及舉食、不及取食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明日當擔淨人棚上取。」

憍薩羅國諸比丘，遊行至舍婆提，道中值河水。沙彌小，擔淨物不能渡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當擔沙彌渡河。」

憍薩羅國諸比丘，遊行至舍婆提，道中值河水。沙彌小擔淨物，是河水駃長，比丘擔沙彌渡，為水所漂。比丘手觸食，諸比丘疑：「是食或能不淨？」便白佛，佛言：「淨人恒念守視食囊，雖觸無罪。」

有河浮囊渡，擔淨物沙彌小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當使淨人持食，著浮囊上，渡到彼岸上，莫手觸食，還使淨人捉。」

比丘新熏鉢，酥著鉢，二、三過洗，膩氣不淨。便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一心三洗者，是鉢名淨。」

比丘用不淨脂塗鉢受麨，是比丘一切棄。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一切棄，瀉著餘器中應食，餘著鉢麨是應棄。」

比丘繩綴鉢用受熱粥，少膩從綴間出，比丘都一切棄。佛言：「不應一切棄，應棄此膩，餘應食。」

比丘使沙彌持鉢，是沙彌持食，不淨鉢與師。是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無急事不應使沙彌持鉢，若使持應從沙彌受。」

比丘淨食中著不淨食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淨除却，餘殘應食。」

比丘不淨食中著淨食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淨者却，應取淨者食。」

比丘淨飯中著不淨飯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淨除却，餘殘應食。」

比丘不淨飯中著淨飯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淨者應却，取淨者食。」

憍薩羅國諸比丘，與賈客俱向舍婆提城，經過大澤。諸比丘從賈客主乞食，賈客主言：「汝知此間食難得，何以不自擔糧？」諸比丘答：「佛未聽我等道路齎糧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自擔糧，從他易淨食乃聽噉，不易不聽噉。」諸比丘欲易食，他人不與言：「汝食中有何不可，故易？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清淨故與。」與竟他不還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當從乞取。」

是賈客主到宿處，淨人辦飲食，滿鉢著一面。賈客夜半發去，諸比丘忘自持食，後憶念此食不淨便棄。佛言：「不應棄，憶念時從人受。」

有守邏人，從比丘乞食，若與食少、若不與，此人瞋作不可事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擔食藏，莫使人見。若食當出道取一搦，不受得食，以經曠澤故。」

頻婆娑羅王請佛及僧與粥田，諸比丘守穀不肯取，以上場不淨故。佛言：「未分應取，若分不應故取。若取得突吉羅罪。」

飲食具車載來入，車欲傾，將車人呼：「大德佐捉。」諸比丘不肯捉，以不淨故。佛言：「聽佐正車，正車後不應更捉。若捉得突吉羅罪。」

飲食具舡載，諸比丘不肯上舡，以不淨故。佛言：「從今日聽著蘆薄，若席應坐。」若坐觸食具，佛言：「敷令遍，莫觸食具。」

飲食具，驟驢牛象馱來，諸馱傾轉。驅馱人喚：「諸大德！佐我正馱。」比丘不肯，若佐是食具或不淨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佐正，若正後更莫捉。若觸得突吉羅罪。」

白衣沙彌負食具來，負傾轉語：「諸大德！與我正負。」諸比丘不肯。以是事白佛，佛

言：「從今日聽正，若正已莫復觸。若觸得突吉羅罪。」

沙彌白衣持酥油瓶瀉著異瓶中，瓶傾動。淨人語：「大德！與我正。」諸比丘不肯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與正，正已莫復觸。若觸得突吉羅罪。」

比丘使沙彌白衣僧釜中煮肉飯粥羹，釜傾轉呼：「佐我支。」諸比丘不肯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佐正，正已不應復觸。若觸得突吉羅罪。」

有看馬人，從波羅奈國詣舍婆提放馬。是人信佛法，辦種種飲食入著僧前。是人聞馬屋失火，是人言：「大德自食，我等有急事。」留食便去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信佛法人一心與，若捨去便應食。」

比丘乞食，食著一面，待時到我當食。烏來啄一口去，比丘一切棄食。佛言：「不應一切棄，但棄啄處，餘殘應食。」

比丘乞食食著一面，待時當食，蠅來入食鉢中。比丘言：「此食或破受法。」日近中無淨人，是比丘心疑，不敢食。佛言：「蠅不可遮，不破受法。」

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有比丘求水瓶，誤取酥油瓶，是瓶破淨，應棄不？」佛言：「有二種不壞淨：一無羞破戒人捉、二持戒人忘誤捉，俱淨應食。」

諸比丘為小沙彌擔飲食，行道中與沙彌食。沙彌食時還與比丘，比丘不肯受，共宿故。佛言：「先不共要得食，若要不應食。」

諸比丘夏安居，聚落中有因緣應出，是比丘畏犯戒不去，是眾所可作事廢。佛言：「聽受七夜法去。」諸比丘受七夜去聚落，若七夜未盡，所作事未竟來還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受餘殘夜去，言：『我受七夜法，若干夜已過，餘若干夜在，受彼出界。』」

佛在舍婆提，波斯匿王有園，名波羅陀，清涼淨潔，眾事作竟唯無有水。一時波斯匿王出，詣園四顧看不見水，王告大臣侍人：「此中何以無水？」大臣答：「素無水。」王告大臣：「汝等方便引水令來，園無水不可愛樂。」大臣侍人中，有惡心不信法者言：「有一因緣水可得來。」王言：「水云何可得？」大臣言：「當於祇洹中作渠通水來，

作渠者，當破祇洹中樹及佛圖精舍。」王言：「吾欲使水來，不知餘事。」王為是故至桑奇多國，恐諸比丘儻來從我乞救，是事故王去。後工匠即詣祇洹，引繩使直欲鑿渠語，比丘問言：「聚落主欲作何等？」工匠言：「波斯匿王有園，名波羅陀，清涼淨潔，眾事作竟唯無水，欲於祇洹作渠通水。」諸比丘言：「聚落主，汝等欲伐樹木，房舍非復僧伽藍。」工匠答言：「大德！我是官人，不得自在，從王約勅，非是我意，憍薩羅主波斯匿王意耳！」工匠言：「我等唯能小停不作，汝等自詣王求令不作渠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受七夜去。」諸比丘受七夜去，到彼間久住，無人與白王，七日向盡而事未了，心疑即還祇洹。諸比丘見彼比丘來問：「是事辦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辦。」祇洹諸比丘言：「何以不辦？」答：「我等彼間久住，無人白王，七夜向盡而事未了，我等心疑便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三十九夜去。云何應受？一比丘應僧中唱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、某甲諸比丘，受三十九夜，僧事故出界，是處安居自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、某甲比丘，受三十九夜，僧事故出界，是處安居自恣。如是白。』『大德僧聽！某甲、某甲比丘，受三十九夜，僧事故出界，是處安居自恣。誰諸長老忍某甲、某甲比丘，受三十九夜，僧事出界，是處安居自恣者默然；誰不忍者便說。』『僧已聽某甲、某甲比丘，受三十九夜，僧事故出界，是處安居自恣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是諸比丘到彼亦久住，無人白王。王餘時小出，王舉眼視，遙見比丘，王語臣言：「往問沙門釋子，來何所作？」受教往問：「為何所作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欲見王。」臣還白言：「比丘欲見王。」即語臣言：「喚比丘來。」即往言：「王喚比丘。」比丘即入。就座坐已，共相問訊樂不樂。王小默然，王忘先事故便問比丘：「何故來？」比丘即以此事向王廣說。王言：「去，莫復使作。」工匠即不作渠。

六群比丘畜五大皮：師子皮、虎皮、豹皮、獺皮、狸皮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五大皮不應畜：若師子皮、虎皮、豹皮、獺皮、狸皮。更有五皮不應畜：象皮、馬皮、豺皮、狗皮、黑鹿皮。若畜得突吉羅罪。」

阿闍世王見父諸好大床，心悔憂惱，以是物故：「我父清淨人、無過人，而枉死。」便告大臣侍者，持是諸床去，即持著空地。王出猶見，王言：「除却。」彼即移著外門屋中。王出入復數見，王言：「持去。」彼即移著中門屋中。王見猶數，王言：「何以置此耶？」臣言：「大王！不知當移置何處？」王言：「持去施竹園眾僧。」臣即持去與竹園僧，僧著空地講堂門間。諸兵將吏到竹園看見之，言：「我眼初不得見，是好物何緣棄之？若王聞者心或不淨。」諸比丘聞，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白衣舍大床高床，比丘不得畜、不得坐、不得臥。若人施高床大床，聽受應護藏舉，不得坐、不得臥。」

波斯匿王母死，母所有生時一切眾物，持詣祇洹與諸比丘。諸比丘得是貴衣被，從阿蛾羅彌國出；戶摩根衣，婆蹉阿婆多蘭國出，以是好貴衣被，敷著地在上經行。諸兵將吏到祇洹觀看，見已言：「我等初不得手捉著頭上，云何敷地脚躡？若波斯匿王聞，心或不淨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貴衣中可作臥具者便作，中作衣者便作，是物任所用者便作。」是大貴衣阿蛾羅彌國出，戶摩根衣婆蹉阿婆多蘭國出。貴價衣是比丘受用，作四方僧臥具。

有時大雷，諸飛鳥怖死。諸居士知是事即出擇取好鳥，除大烏鳥、鷲、禿梟、角鵄、阿羅，如是諸鳥不取，不中食故。諸比丘時到著衣持鉢，入舍婆提乞食，見此諸鳥皆死無人取，諸比丘語餘比丘：「汝持去煮炙，我乞食還，共汝等噉。」是時有比丘持來煮炙，有諸比丘問：「是何等肉？」答：「烏肉。」諸比丘以種種因緣呵：「云何名比丘噉烏肉？佛所未聽。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竟，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烏肉不得噉。若噉得突吉羅罪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是復何等肉。」答：「小烏肉、鷲肉、鴻肉、婆娑禿梟、角鵄、阿羅肉等。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噉大烏肉、鷲肉、鴻肉、婆娑禿梟、角鵄、阿羅等肉？佛所不聽。」呵竟白佛，佛言：「不得噉如是等肉，一切噉死尸鳥肉，皆不得噉。若噉得突吉羅罪。」

諸比丘食後，至阿耆羅河上經行，見水中漂豺來。諸比丘語一比丘：「取此豺來，明日當食。」是比丘即取，明日有煮豺肉者，有乞食者。諸比丘問：「長者！是何等肉？」答：「豺肉。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佛未聽噉豺肉而噉？」呵竟白佛，佛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噉豺肉，豺肉狗肉無異。從今日不得噉豺肉。若噉得突吉羅罪。」

諸人騾死棄著塹中。諸比丘食時著衣持鉢，入舍婆提城乞食，見塹中有死騾，語餘比丘：「持去煮，我等乞食還，當共噉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是何等肉？」答：「騾肉。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佛未聽噉騾肉而噉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騾馬何異？從今日不得噉騾肉。若噉得突吉羅罪。」

諸比丘食後，入安陀林經行，見死獼猴，語餘比丘：「持去，明日當食。」是比丘即取。明日有煮者，有行乞食者。諸比丘問：「長老！是何等肉？」答：「獼猴肉。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佛未聽噉獼猴肉而噉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獼猴似人肉，與人肉何異？若噉得突吉羅罪。」

（毘尼雜品竟）

毘尼序卷下

因緣品第四

佛在迦毘羅婆國。諸貴釋子出家，得長病。病人早起，到親里家、檀越知識家，諸主人問言：「樂不？」答：「長病不樂。」主人問：「得何等病？」答：「得如是、如是病。」主人言：「白衣時病云何治？」答：「牛胞中著藥灌。」主人言：「與汝是藥治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著是藥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灌用，薄皮不中灌。」佛言：「聽厚皮灌屏處，聽若藥師教親親人灌。」

諸貴釋子出家，得長病。病人早起，到親里檀越知識家，主人問：「樂不？」答：「長病不樂。」主人問：「何等病？」答：「如是如是病。」主人言：「白衣時病云何治？」答：「用刀治。」主人言：「與汝刀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用刀治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蓮華莖割。」比丘言：「不中用。」佛言：「聽用金銀、琉璃、銅鉛、錫珠刀割。」比丘言：「如是諸刀不中用治。」佛言：「屏處聽用鐵刀治。」

有比丘病，語看病人言：「持生熟酥、油、蜜、石蜜來。」看病人言：「無。若有是佛僧物不淨、舉宿、惡捉、不受、內宿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若佛物、僧物、不淨、舉宿、惡捉、不受、內宿。若病人得上物，差竟應與。」

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痛，藥師教羅散禪那著眼中，作是言：「佛未聽羅散禪那著眼中。」佛言：「聽用治眼。」畢陵伽婆蹉鉢中有羅散禪那，小鉢、半鉢、大揵瓷、小揵瓷絡囊懸著象牙杙上，取時流污壁臥具房舍臥具垢臭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羅散禪那函盛。」比丘作函不蓋，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蓋。」比丘直作蓋喜墮，佛言：「作子口蓋，用烏翅鷄翅收漏羅翅。」塗著眼中眼痛更增，佛言：「作籌。」長老優波離問：「何物作籌？」佛言：「鐵銅貝牙角木瓦作。」

佛言：「從今日界內不應作淨處。若作得突吉羅罪。」

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阿耆達婆羅門為佛作八種粥：酥粥、胡麻粥、油粥、乳粥、小豆粥、摩沙豆粥、麻子粥、清粥。是八種粥，雜根藥、莖藥、葉藥、華藥、菓藥，煮可飲不？」

佛言：「病比丘可飲，不病者不得飲。」

佛在蘇摩國，是時長老阿那律比丘弟子病，服下藥中後心悶，佛言：「與熬稻華汁與。」與竟悶不止，佛言：「竹笋汁與。」與竟不差，佛言：「囊盛米粥絞汁與。」與竟不差，佛言：「將屏處與米粥。」

優波離問佛：「佛聽結髮鷄尼耶梵志施八種漿：昭梨漿、牟梨漿、拘梨多漿、舍梨漿、阿說陀漿、波流沙漿、劫必陀漿、蒲萄漿。是八種漿，根湯、莖湯、葉湯、華湯、菓湯，合可飲不？」佛言：「若無酒味、不雜食、清不濁，聽飲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爾時憍薩羅國諸居士，道中無水處，以水施并施石蜜。六群比丘從憍薩羅國至舍婆提，次第行到施水處。六群比丘但噉石蜜不飲水，居士言：「何以獨噉石蜜不飲水？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嗜石蜜，不喜飲水。」施主言：「我為飲水故施石蜜，今汝何以但噉石蜜不飲水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嗜石蜜，不喜飲水。」是六群比丘有大力，復不畏破戒。是居士不能面前譏說，去後心瞋呵罵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但噉石蜜不欲飲水。」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慚愧，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日五時聽噉石蜜：一、遠行來；二、若病；三、若食少；四、若不得食；五、若施水處。是五時聽噉石蜜。從今日若不飲水不聽噉石蜜。若噉得突吉羅罪。」

優波離問佛：「石蜜漿舉宿得飲不？」佛言：「病比丘得飲，不病不得飲。」

比丘若得二種請：一請與他、一比丘受。問：「汝與不？」答：「我與。」更問：「何時與？」答：「瓶沙王請佛及僧百歲四事供養，是時與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有二請：一、今日請；二、冷請。若有一日得二請：一請與他、一請自受。冷請有二種：隨受淨、隨受不淨。隨受云何淨？隨受五佉陀尼、五食五似食。何等五佉陀尼？根、莖、葉、菓、磨。何等五食？飯、麨、麵、魚、肉。何等五似食？糜、粟、大麥、迦師、莠子。何等不淨隨受？五寶、五似寶。五寶者，金、銀、摩尼珠、玻梨、毘瑠璃。何等五似寶？赤銅鐵、鍮石、水精、鉛錫、白鑞。若淨物直受，不淨物作淨已受。」

阿羅毘國諸比丘，日日借作具，居士言：「諸作具何以不自作，而日日借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畜作具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為僧聽畜一切作具。」

有居士祇洹作房舍，是中有少供養具。客比丘房舍中宿，問：「是房舍誰作？」答：「

某甲居士作。」是比丘一宿，早起著衣持鉢詣居士所，語言：「汝房舍中供養具何以少？」居士言：「我先時大多與。」是比丘言：「我是中一宿住，見供養具少不足言。」居士語比丘：「共詣本作房舍比丘所。」居士到本營房舍比丘所言：「我本與長老是中供養具，斯何所在？」比丘答：「本所與供養具，異房比丘用去。」居士言：「我本不與異房比丘用，與自作房舍中住比丘用。我房舍空，是供養具著異處，是不應爾。」是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，檀越與何房舍，是中住者應用分。」

舍婆提有一人親里為他殺，著祇洹塹中空處。比丘求覓糞掃衣，到死人邊取一衣去。諸親里覓到祇洹，見是比丘問言：「大德！如是人若見若聞不？」比丘答：「此人死棄在祇洹塹中，我是邊取一衣來。」親里言：「將我示處。」比丘即將示處，親里見死悲咽言：「汝或能以衣故殺我人。」比丘言：「我實不殺。若殺何以不取餘殘衣物也。」親里如是思惟：「我等軟語，是比丘不實語，我當將去詣官。」便將去詣官。官問是比丘：「汝實殺不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是比丘，云何殺人？我若殺，應當持餘衣物去。」官人聰明信佛法，知釋子比丘不作是事，放此比丘去。「若後如是，比丘不問他莫取。」是比丘從恐怖得脫，是事語諸比丘。諸比丘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不問他，殺人衣不應取。若取得突吉羅。」

諸比丘取有主死人地衣，旃陀羅言：「死人地衣莫取，我曹輸王如是如是物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有主死人地衣不應取。若取得罪。」

諸比丘取有主死人地四邊有糞掃衣，是中旃陀羅亦遮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遮莫取。若取得突吉羅。」

時舍婆提有大疫病，多有人死，諸比丘取燒死人間薪，為僧辦溫室。是焦薪鬼逐來，一切僧得病苦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取死人間薪，若取得突吉羅罪。」

諸比丘取天祠中衣毳、劫貝、白[疊*毛]，守祠人言：「大德！此諸衣物屬祠莫取。」比丘言：「此泥木天用衣物為？」守祠人言：「佛、阿羅漢塔物我亦當取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天祠中衣毳、劫貝、白[疊*毛]不得取。若取得偷蘭遮罪。」

有比丘病，多鉢、多衣、多物。看病人思惟：「若交與我一切物，或教六物與僧，餘殘與我。」思惟竟語病比丘：「汝病久不差，汝死後現前一切物僧當分。汝亦不得大福，不得恩分。汝今活時，分處六物與僧，餘殘物與我。」病比丘思惟：「若不與，恐不好

看我。」思惟竟，即以六物與僧，餘殘物與看病人。是比丘後病差，是時佛及僧，夏後月遊行諸國土。餘比丘著新染衣，是比丘獨著弊衣。佛知故問比丘：「何以獨著弊故衣？」是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種種因緣呵：「何以名比丘，六物不應與僧，不應分與他，亦不應教他與。」佛種種因緣呵竟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日六物不應自與，不應教與。若自與、教他與，得突吉羅罪。」

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僧坊中房舍破，是中有所用敷具、覆具，得持博貿治不？」佛言：「得。」「若僧中有兩房舍欲壞，得賣一房治一房不？」佛言：「得。」

憍薩羅國有邊聚落，是時有賊，諸居士畏賊棄聚落去。是時諸比丘乞食難得，便棄塔物僧物已，自持衣鉢出去。是賊世靜已，諸居士還本住處，諸比丘為塔物僧物乞求錢財。居士言：「先有塔物僧物，皆何所在？」比丘言：「於賊世中失去。」居士言：「汝自衣鉢在不？」比丘言：「我持隨身。」居士言：「汝等自愛衣鉢，不愛佛物僧物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賊世怖畏時，聽擔去後還著本處。」

更有賊世，諸比丘取自衣鉢及佛物僧物持出去。六群比丘道中逢言：「是僧臥具我當用之。」時比丘不與便鬪諍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擔去者應用，餘不應索。」

諸比丘持塔物僧物著空地，自著衣持鉢乞食，來還失是物去。佛言：「行乞食時擔佛物、僧物。」自持衣鉢擔荷不好，佛言：「乞食時聽以物著衣裹。」

是比丘持佛物僧物著空地，上廁出失衣物。白佛，佛言：「護是物欲使不失，當寄人若著屏處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檀越為比丘僧施衣，是中比丘僧不在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現在三比丘應分，二比丘亦應分，一比丘心生口言受。沙彌若三、若二應分，一人心生口言應受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檀越為比丘尼僧施諸衣物，是中比丘尼僧不在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現前三比丘尼應分，二比丘尼亦應分，一比丘尼心生口言應受。三式叉摩尼、二式叉摩尼應分，一式叉摩尼心生口言應受。三沙彌尼、二沙彌尼應分，一沙彌尼若心生口言應受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檀越為比丘僧施衣物，比丘僧不在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現在三比丘、二比丘應分，一比丘心生口言應受。三沙彌、二沙彌應分，一沙彌心生口言應受。」若時都無比丘、無沙彌，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是物比丘尼僧應分。若時亦無比丘尼僧，三比丘尼、二比丘尼應分，一比丘尼心生口言應受。三式叉摩尼、二式叉摩尼應分，一式叉摩尼心生口言應受。三沙彌尼、二沙彌尼應分，一沙彌尼心生口言應受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檀越為比丘尼僧施衣物，是中無比丘尼僧。白佛，佛言：「現在三比丘尼、二比丘尼應分，一比丘尼心生口言應受。三式叉摩尼、二式叉摩尼應分，一式叉摩尼心生口言應受。三沙彌尼、二沙彌尼應分，一沙彌尼心生口言應受。若時都無比丘尼，又無式叉摩尼、沙彌尼，爾時比丘僧應分，乃至沙彌亦如是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檀越為二部僧施衣物，比丘僧不在。佛言：「比丘尼僧應分。」比丘尼僧亦不在，佛言：「三比丘、二比丘應分，一比丘若心生口言應受。三比丘尼、二比丘尼應分，一比丘尼心生口言應受。三式叉摩尼、二式叉摩尼應分，一式叉摩尼若心生口言應受。三沙彌、二沙彌應分，一沙彌心生口言應受。三沙彌尼、二沙彌尼應分，一沙彌尼若心生口言應受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有一居士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居士知佛默然受已，從座起頭面禮佛足遶竟還歸，是夜辦種種飲食，早起敷床座，遣使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僧著衣持鉢入居士舍，佛住精舍迎食分。是居士見眾坐定，自行澡水，上座中座多美飲食。下座及沙彌，與六十日稻飯胡麻滓合菜煮。與諸居士與眾僧多美飲食竟，自行澡水，取小座具僧前坐聽說法。上座舍利弗說法竟，從座出去。是時羅睺羅作沙彌，食後行到佛所，頭面禮佛足一面立。諸佛常法，比丘食後如是勞問：「多美飲食飽滿不？」爾時佛問羅睺羅：「僧飲食飽滿足不？」羅睺羅言：「得者足，不得者不足。」佛問：「何以作是語？」羅睺羅言：「世尊！諸居士與上座中座多美飲食飽滿，下座及沙彌與六十日稻飯胡麻滓合菜煮。」是時羅睺羅羸瘦少氣力，佛知故問羅睺羅：「汝何以羸瘦少氣力？」羅睺羅即說偈言：

「食胡麻油大得力，　　有食酥者得淨色，
　胡麻滓菜無色力，　　佛天中天自當知。」

佛知故問羅睺羅：「是僧中誰作上座？」答：「和上舍利弗。」佛言：「比丘舍利弗不

淨食。」長老舍利弗聞今日世尊呵言：「比丘舍利弗不淨食。」聞竟吐食出，盡壽斷一切請食及僧布施，常受乞食法。諸大貴人居士，欲作僧食，欲得舍利弗入舍，白佛：「願佛勅舍利弗還受請。」佛告諸人：「汝等莫求舍利弗使受請。舍利弗性，若受必受、若棄必棄。舍利弗非適今世有是性，乃前過去亦有是性，若受必受、若棄必棄。汝等今聽！」爾時世尊廣說本生因緣：「過去世時有一國王，為毒蛇所螫。能治毒師，作舍伽羅呪，將毒蛇來，先作大火，語蛇言：『汝寧入火耶？寧還噉毒？』毒蛇思惟：『唾竟，云何為命故復噉？已吐，不可還噉。我寧入火死。』如是思惟竟投身火中。」佛語諸人：「蛇者今舍利弗是，此人過去世，若受必受、若棄必棄。今亦如是。」是時佛種種因緣呵舍利弗竟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日應行上座法。云何應行？若聞揵搥聲、若時到聲，應疾往坐處坐，觀中座比丘、下座比丘，或有坐不應法者，若坐不應法者應示。是比丘若不覺，應彈指。彈指不覺，應語比座安祥語。若上座施主與僧食時，不應先食。待得遍，聞等供聲乃食，一切僧應隨上座法行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王舍城中有居士，名尸利仇多，大富多錢財，有大德力，是外道婆羅門弟子。此人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不？行到佛所問訊佛竟一面坐。佛為尸利仇多說法示教利喜：「是應行、是不應行。」種種因緣說法已默然。居士尸利仇多聞法已，叉手向佛白佛言：「沙門瞿曇！明日我舍食，憐愍故！」以彼應度故，佛默然受請。時尸利仇多見佛默然受，從座起為佛作禮，遶佛三匝而還到舍。於外門間作大火坑，令火無烟無焰，以沙覆上，如是心生口言：「若沙門瞿曇是一切智人，當知是事。若非一切智人，沙門瞿曇并諸弟子，當墮此坑中。」即入舍敷不織坐床、上敷白[疊*毛]，如是心生口言：「若是一切智人，當知是事。非一切智人，并弟子當墮。」尸利仇多以毒和飲食，心生口言：「若是一切智人，當知是事。非一切智人，當中毒死。」早起遣使白佛：「飲食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爾時佛語阿難：「令僧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，一切應在佛後。」阿難受教，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，一切應在佛後。令僧竟，是時佛著衣持鉢在前行，諸比丘從佛後。佛入尸利仇多舍，佛變火坑作蓮華池，滿中清淨水，既甘而冷，水中有赤白種種色蓮華，遍覆水上。時佛與僧皆行廣葉蓮華上，告尸利仇多：「汝居士，當除心中疑，我實一切智人。」佛作是語竟，入舍上不織床，變令成織，告尸利仇多：「汝居士！當除心中疑，我實一切智人。」是尸利仇多見二神力，信心即生清淨，恭敬尊重於佛。是時尸利仇多歡喜叉手，白佛言：「食中有毒，僧或得病，願佛小待，更作飲食。」佛言：「居士！但施此食，僧不得病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僧中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。」阿難受教，即僧中令：「大德僧！佛約勅，未唱等供一不得食。」是時佛如是呪願：「婬欲、瞋恚、愚癡是世界中毒，佛有實法除一切毒。解除捨已，一切諸佛無毒。以是實語故，毒皆得除。」佛作是語，食即淨無毒。是時居士尸利仇多，從座起行澡水，手自

斟酌多美飲食，飽滿多美飲食。飽滿與竟，洗手攝鉢，尸利仇多取小座具，於佛前欲聽法，佛隨意說甚深淨妙法。尸利仇多即於坐處得諸法法眼淨。如是尸利仇多，得法見法知法，善法淨法心除疑悔，不信他法，得不隨他語，佛法中得無畏力。從座起頭面禮佛足：「大德！我從今日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持五戒為優婆塞。」佛為尸利仇多，更多說法示教利喜。佛從座起而還，以是因緣故會僧，會僧已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日不得在佛前行，不得和上阿闍梨一切上座前行。從今日未唱等供不得食，若食得突吉羅罪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二部僧得衣物，比丘多、比丘尼少。比丘言：「我取二分，汝取一分。」比丘尼言：「中半分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、比丘尼等分。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四分與第四分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有居士名婆提，為佛及僧作房舍，極好莊嚴多備飲食。多比丘會，千二百五十。便有居士為大眾布施衣物。是居士言：「佛聽於眾中大聲唱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布施時於眾中大聲唱。」比丘平地立唱，眾多不聞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座上立唱。」立唱亦不聞，「高處立唱亦見亦聞。」更有居士，見大眾集布施衣物，作是言：「佛若聽我衣摩羅、鞞訶羅施。」佛言：「聽摩羅、鞞訶羅施。」眾人言：「佛若聽我人捉衣角去。」曳土中或脚躡上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著繩上繫，兩頭各一人捉。」中央故曳泥土中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木叉擎。」時小兒男女擎木叉，道中見人作伎樂飲食嬉戲，捨衣繩著一面，走往看失衣物，佛言：「若六歲以下至無歲，及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為五眾擔衣。」居士更言：「佛聽持香鑪在前。」白佛，佛言：「聽。」時眾默然行，諸外道人嫉妬言：「是沙門釋子如擔死人出無異。」居士言：「佛若聽我如世俗法作唱伎樂去。」佛言：「聽。」有一居士見大眾集，多施衣物。居士言：「佛若聽處處唱讚。」佛言：「聽。」無人受是衣物，佛言：「聽先作羯磨使一人受。」無人守，佛言：「聽作羯磨使一人守。比丘無五法不應作羯磨受衣物。何等五？不知得不知不得、不知受得物、不知價、不知數、若著不知憶念處。比丘有五法應作羯磨受衣：知得、知受得物、知價、知數、若著憶念處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二部僧得衣物，比丘尼言：「佛聽我布施物各著一處。」佛言：「聽。」諸比丘尼無人布施衣物、飲食、臥具、隨病藥，或有人少多與餘人，輕笑言：「愛念婦故與。」諸比丘尼白佛言：「聽我施物還著一處。」佛言：「聽。」無人分是衣物，佛言：「知分物人，應作羯磨。無五法是比丘不應羯磨作分衣人。何等五？不知相、不知衣色、不知衣價、不知數、若與若不與不憶念。比丘有五法應作分衣人：知衣相、知衣色、知衣價、知數、與不與憶念。」諸比丘尼分衣時讚歎，是好、是不好，亂眾，佛

言：「分衣時不應讚歎，亂眾故；應默然受衣分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爾時祇洹有人，為新房舍因緣故作飲食，多比丘會，千二百五十。諸比丘亂入亂坐亂食，無有次第，或有比丘先食入、或有比丘食時入、或有比丘食後入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唱時到。」雖唱時到，遠處不聞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打揵搥。」雖打，遠處不聞。佛言：「應打鼓。」平地打鼓，遠處不聞。佛言：「應立埵上打。」亦不聞，佛言：「應高處立打，亦見亦聞。」或時無有看食人，食未辦未熟，雖時到食不好；或時有看食人，食辦食熟時到食好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看食人應僧中作羯磨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二部僧得衣物，比丘少、比丘尼多，比丘言：「是衣物作中半，半與比丘僧，半與比丘尼僧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我本眾少，諸比丘取二分，我等取一分。今日多，何以與半分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、比丘尼應等分。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四分與第四一分。」

有時檀越施僧食，在空露地，盤上有殘餅，篋中有殘飯，木瓮器中有羹。諸外道異學嫉妬，持酒糟著諸飯羹中，如是思惟：「是食不淨，使出家人不得食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可却者却，餘可食之。」若諸比丘共沙彌傳鉢食，比丘轉食與沙彌，沙彌食轉與比丘，比丘洗手更從沙彌受，意中疑：「此或不淨食。」便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一心實與沙彌鉢食，是為淨。」

諸沙彌持器瓮筐盌杓行食時，比丘為沙彌受食分。若沙彌行食，比丘為受。比丘心疑：「將非觸食。」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受觸無所犯。」

諸比丘食竟，以食不淨鉢與沙彌白衣，沙彌白衣洗鉢竟，還著諸瓮筐器中。諸比丘思惟：「是或不淨。」佛言：「一心與淨人鉢，是為淨。」

諸比丘有檀越，施食在空地。諸比丘食竟，捨諸食器去，風雨污泥不淨。佛言：「器物淨洗應著覆處。」

諸比丘二三用澡豆，膩故不盡，木刮却膩，與澡豆淨洗。取水極遠，諸居士以水布施，居士言：「知水極遠，何以大用水？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佛言：「若一心二、三遍，與澡豆淨洗，是事應淨。」

時有潢水，僧取用，是中有象、馬、驢、牛羊、猪狗，皆入中飲，屎尿不淨；樹葉華菓皆墮水中，爛臭不淨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水中不淨者可却便却，餘水應飲。」諸比丘白佛：「水濁鹹，應得飲不？」佛言：「先疑不淨不應飲，若先不疑應飲。」

憍薩羅國有一住處，僧得衣物施，非一切處在。羯磨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是衣物應作二分，如是言：『是分屬上座，是分屬下座。』如是言：『是分屬下座，是分屬上座。』作竟即應羯磨竟。異比丘來，不欲與不應與。若不作如上法，不應受。若受得突吉羅罪。若不如是作出界，得突吉羅罪，亦應共異比丘分。是衣物中應作價數：『如是分我應取，餘殘屬汝。我如是分我應受。』若作如上法，應羯磨竟。異比丘來，不欲與不應與。若不如是作，應與餘比丘分。若不如上法，不應受出界，得突吉羅罪。若一比丘言：『取是衣中一衣言我分，足餘殘屬汝等。』如是作應羯磨法竟，餘法如上。是衣物應與一比丘作羯磨。云何應與？一心會僧，應一比丘眾中唱：『大德僧聽！是衣物，是住處現前僧應分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比丘某甲僧羯磨與。如是白。』白四羯磨。『僧某甲比丘羯磨與衣物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是比丘受衣竟，不肯還歸，作是言：「何處善法、善言、善施法與，都是僧中，我何以還歸？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清淨故與。如是言，是比丘還歸便好，不歸應強奪。是比丘應教突吉羅罪懺悔。」

優波離問佛：「佛聽諸比丘所著衣：覆身衣、拭身巾、拭脚巾、拭面巾、僧祇枝、泥洹僧，是衣名何等？」佛言：「名波迦羅(晉言助身衣也)。」

優波離問：「是衣云何受？」答言：「是衣如是言：『是波迦羅衣我受用故。』」「何等人邊應受？」佛言：「五眾邊應受。」

優波離問佛：「上座比丘不聰明，作非法遮，如是成遮不？」佛言：「不成。」復問：「持戒作非法非善遮，如是成遮不？」佛言：「不成。」

優波離問佛：「如佛所說：『遮如法羯磨，不成遮羯磨。』一切不成遮耶？」佛言：「不也。優波離！或有沙彌，受具戒時心悔，不用受具戒，作是言：『我不用受具戒。』是言成遮。沙彌尼受六法，作式叉摩尼，作是言：『我不用受六法。』是言成遮。式叉摩尼受具戒時，作是言：『我不用受具戒。』是言成遮。若比丘有僧伽婆尸沙罪，與作波利婆沙、摩那埵、本日治，作阿浮呵那羯磨，是比丘言：『莫作，我不用。』是言成遮。若比丘十四人應僧中羯磨，作是言：『我不用。』是言成遮。」

優波離問：「有比丘被擯欲懺悔，懺悔時下意隨僧法，界外得作羯磨解擯不？」佛言：「不得。作解擯者，得罪。」

優波離問佛：「佛餘處說：『有二因緣知破僧：一、僧中唱，二、受籌。』有賊住，僧中唱行籌，是名破僧不？」佛言：「不破。」「與學沙彌，僧中唱行籌，是名破僧不？」佛言：「不破。」優波離問：「四人本白衣，眾中唱行籌，破僧不？」佛言：「不破。」「數滿，一比丘男根轉為女，破僧不？」佛言：「不破。」

優波離問：「若草敷座、若長床，得共未受具戒人坐不？」佛言：「可坐。」「得共黃門坐不？」佛言：「不可。」「與學沙彌可共坐不？」佛言：「可坐。」「二與學沙彌，可共坐不？」佛言：「不可。」

優波離問佛：「幾許為長床坐處？」佛言：「極小床容四人坐處，是名為長床。」

有居士於祇洹中作房舍，是房舍中比丘，著衣持鉢入舍婆提城乞食，居士見問：「汝何以乞食？」比丘言：「不能得食故。」居士言：「長老可還，我當為長老送食。」言已便送。比丘問：「是食與誰？」使人言：「是食與僧。」比丘即將使人，持食著僧食處。是比丘明日更著衣持鉢，入舍婆提乞食。居士見復問：「長老何以乞食？」比丘言：「無食故乞。」居士言：「我昨日送食，何以不噉？」比丘言：「汝所送食，我問使人：『是食與誰？』使人言：『與僧。』我即持著僧食處，是故不食。」居士言：「我不為一切僧送食，為住我房中僧送食。」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施主供養物，為住房舍中僧，住房舍比丘應取。」

有一居士於祇洹中作房，是居士過數日，到祇洹中欲聽法。入所作房，日暮打揵槌欲聽法，諸比丘闇中坐說法，居士言：「大德然燈。」比丘言：「無蘇油。」居士言：「我與大德遣人送。」即送。比丘言：「與誰？」使人言：「與僧。」比丘即將使人，持蘇油著僧然燈處用。居士餘時到祇洹，入自所作房欲聽法，如本日暮打揵槌，僧闇中坐說法，居士言：「大德然燈。」比丘言：「無蘇油。」居士言：「我前與送，何以不然？」比丘言：「汝送與僧，我便將使人，持蘇油著一切僧然燈處。」居士言：「我不與一切僧送蘇油，為住房比丘送。」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是供養物為住房中比丘，是物住房比丘應用，應分取塗脚蘇油，革屣衣鉢菓藥亦如是。」佛言：「若檀越言：『大德於中幾時住，隨大德所用聽用。』若言：『是物屬汝聽擔出去。』得持去。」

諸比丘僧臥具，不著覆身衣便取用，僧臥具弊失色不好，垢臭有虱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僧臥具，不聽比丘不著覆身衣便取用。若用得突吉羅罪。」

諸比丘不知長幾許作覆身衣？佛言：「極下乃至能覆身三分。何等三？胸、腰、膝。」

諸比丘不護惜用僧臥具，餘比丘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僧臥具不得不護惜用，若不護用得突吉羅罪。五事不護惜。何等五？水、日、塵、垢、揩突，是為五不護惜。」

諸比丘用僧臥具雨中立，臥具失色染汁流出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不得著僧物雨中立，若立得突吉羅罪。」

比丘用僧臥具向火炙身，是衣烟臭色弊減損脆爛襵皺，佛言：「著僧臥具不應向火炙身，若炙得突吉羅罪。若被著脊上向火炙身無罪。」

比丘著僧臥具，入大小便處、入洗大小便處、入浴室，是衣臥具失色垢臭生虱。佛言：「從今日不得著僧臥具衣入大小便處，及洗大小便處、入浴室。若著入得突吉羅罪。」

六群比丘欲剃髮，一小比丘剃未竟、未著袈裟，六群比丘驅小比丘去：「汝小。」佛言：「剃髮時，小比丘有少許髮在，不應驅去。若驅去得突吉羅罪。」

僧剃刀鑷剪爪刀子，諸比丘已磨利欲用，六群比丘來驅去：「我上座！汝小，與我用。」諸比丘不與，鬪諍罵詈。佛言：「不應與，若有先受磨利者，用竟後應與他。」

六群比丘見諸小比丘入大小便處、入洗大小便處，入驅去言：「我上座！汝小。」令諸無病者得病，病者增劇。佛言：「大小便處、洗大小便處，後入者不應驅先入者出。若驅得突吉羅罪。」

六群比丘，浴室中語餘比丘：「汝起去！我是上座，汝小。」佛言：「浴室中上座不應驅下座去，待出時。若驅得突吉羅罪。」

佛在舍婆提，時長老阿難在多眾中說法，有第一上座來，阿難教起，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起，是眾散去皆不一心。諸白衣言：「大德！此中無小食亦無中食，上座來何以起，使

眾散去破聽法眾？若上座欲上座處坐，何以不先入？是阿難說法，不知初不知後，不知次第不知因緣，為誰故說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說法時聽法時，上座來不應起，上座亦不應驅下座起。若自起、若驅他起，俱得突吉羅罪。」佛言：「若和上阿闍梨來，恭敬故起，不應語餘人起。若語餘人起，得突吉羅罪。從今日麁[打-丁+坐]長繩床上，聽三人共坐。若三歲中間得共坐，四歲不得共坐。細[打-丁+坐]繩床上聽二人共坐，獨坐床上聽一人坐。」

有僧釜鑊瓮，諸比丘用煮染汁竟著餘處，持衣著染汁中，六群比丘來語餘比丘：「與我釜瓮瓶，我上座，汝小，我欲用。」持染汁瀉著一物中竟，復瀉著一物中，染汁漸少衣色變黑。諸比丘不與，鬪諍罵詈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與。比丘若先取用竟，後應與上座。」染汁殘少許在，上座來索不欲與，佛言：「若少許殘，可却著餘處者，應與。」

諸比丘取僧園中樹木，用煮飯煮羹、煮肉、煮湯、煮藥、煮染，舊比丘不喜，如是言：「我等經營種樹木勤苦，汝等客比丘，不語我默然取燒。」佛言：「應語舊比丘。」佛言：「從今日僧園中樹華，應取用供養佛塔及阿羅漢塔。若有淨人應使取菓噉，樹上大木，四方僧應用作梁椽。樹皮枝葉，諸比丘自在用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給孤獨作祇洹竟，種種莊嚴，四事供養與僧。諸比丘不受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如是莊嚴房舍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清淨房舍。」

六群比丘驅坐禪比丘：「汝起！我上座，汝小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坐禪時不應計大小，不應驅去。若驅去得突吉羅罪。」

諸比丘用僧水洗脚，六群比丘驅去：「汝小，我上座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洗脚時不應計大小驅去。若驅得突吉羅罪。」

諸比丘促僧拭脚物浣捩曬，欲拭複羅革屣，六群比丘言：「汝起去，我上座，汝小，取拭脚物來我用。」諸比丘不與，鬪諍罵詈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與，若前人用竟應與。」

有一住處，舊比丘屬塔物自貸用。是比丘死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衣鉢物還計直輸塔，餘殘僧應分。」

一住處一比丘，衣鉢物為塔用。是比丘死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塔物計直還取，現前僧應分。」

一住處一比丘，貸取四方僧物私用。是比丘死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財物還計直輸四方僧，餘殘現前僧應分。」

一住處一比丘，衣鉢物貸四方僧用。是比丘死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衣鉢物四方僧物計直還，現前僧應分。客比丘、舊比丘亦如是。」

一比丘衣鉢寄居士，居士失去，是比丘往居士邊索，居士言：「失。」比丘言：「汝自失，我不失。若失，汝自償。」諸比丘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好看，失不應償；若不好看，失應償。」

有賈客寄比丘衣物，比丘失去。是賈客往比丘邊索，比丘言：「失去。」賈客言：「汝自失，我不失。若失，汝自償。」諸比丘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得自在，不應償；若不得自在，應償。」

有居士祇洹中作房舍竟設飯食，眾多比丘千二百五十。是時四方國土不知法人皆來會，有布施諸比丘者，諸比丘呪願時讚佛言：「佛大力大德！」讚法大德大力！讚僧大德大力！讚大德舍利弗、目揵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，如是三寶無數無量阿僧祇。是中或有人持佛名字、或人持法名字、或人持僧名字、或人持舍利弗、目揵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名字、或人持無數無量阿僧祇名字，是大眾會不久各還散去，是人輩各還田舍聚落。餘時諸比丘出諸國田舍乞，有持佛名字者言：「佛來，與布施。」持法名字者言：「法來，與布施。」持僧名字者言：「僧來，與布施。」持舍利弗名字者言：「舍利弗來，與布施。」持目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、無數無量阿僧祇如是等名字者言：「無數無量阿僧祇來，與無數無量阿僧祇布施。」諸比丘不受是食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邊國人不知為是比丘故與食，而名與佛法僧、舍利弗、無數無量阿僧祇飲食，自在應受。」

有比丘病，餘住處有親。親比丘來問訊，病比丘語坐。坐已問訊，客比丘小住便起欲去。病比丘言：「何以去？」答：「我不持衣鉢來。」病比丘言：「我與汝衣。」即與。客比丘一處宿，明日擔此衣去，病比丘見言：「我衣莫擔去。」客比丘言：「是衣實與我。

」病比丘言：「非常與汝，受故與汝。」客比丘言：「是實常與。」病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便白佛。佛言：「是非實與，清淨故與，是比丘應還歸衣。軟語歸好，不歸強奪取，教受突吉羅罪懺。」

佛在祇洹精舍住，時火災漸次來燒祇洹，是時佛呪願言：「我一切漏盡真阿羅呵得佛道，是實語故火即滅。」諸比丘持僧臥具出著一處，火滅後不知此諸臥具本屬何房舍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應作幟。作幟故不可分別，應更作異相。作異相故不可知，應作輪、應作券文、應作德字。」如是作故不識，佛言：「應作字。是物某甲、某甲居士所布施，屬某甲、某甲房舍。」是臥具物雖知有所屬，復不知是物為屬何重閣？何者屬上閣？何者屬中閣？何者屬下閣？佛言：「應了了上作字，是屬上、是屬中、是屬下。」

給孤獨居士作樓施僧，僧不受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樓。」

給孤獨居士施僧褥，僧不受。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褥。」

居士白佛：「願聽我縷文氈毯施僧。」佛言：「除作女像，餘盡聽。」

給孤獨居士作五百獨座漆畫床并褥施僧，僧不受言：「佛未聽我等畜如是上好獨坐床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如是淨上好獨坐床。」

佛在舍婆提，居士給孤獨死，以是故，祇陀槃那破壞無人治。諸比丘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羯磨，如七法衣法中說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諸人親里死，以白[疊*毛]裹，棄著死人處，如是思惟：「是人死，用是[疊*毛]為？持布施僧，可得福德。」思惟竟，即持白[疊*毛]詣祇洹，布施諸比丘。諸比丘不受，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棄死人處衣物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」

有一貧窮人死，以衣裹棄死人處，如是思惟：「是死人用是衣為？當布施僧，可得福德。」思惟竟即持詣祇洹，布施諸比丘。諸比丘不受，言：「此衣無主，當從誰受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無餘人法應受。」

彼人親里死，如是思惟：「更用異衣裹。異衣裹不淨，還從比丘索本衣，裹送著棄死人處。」諸親里往到比丘所索本衣。諸比丘不與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與。」親里裹死

人，如是思惟：「是衣不吉，裹二死人，誰當受者？」并死人棄，棄竟還去，是衣即失。諸比丘還從彼人索，答言：「已失。」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出來軟語索得好，不得法應強索。」

有一比丘賒酤酒，未償便死。酒主從諸比丘責酒價，諸比丘答：「此比丘在時何以不責？」酒主言：「償我酒價，不償者出汝惡名聲，釋種沙門飲酒不肯償價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是比丘有衣鉢物應用償，若主無物應取僧物與償。何以故？恐出諸比丘惡名聲故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舍婆提諸賈客欲發去，是估客道中空澤畏處，有極好精舍。估客入精舍中，見諸比丘默然坐不眠不睡、坐禪入深禪定。是估客見諸比丘，心生厚信清淨，語諸子弟：「汝看少多有飲食者取來，布施是好比丘。」子弟答：「更無餘食，有少葡萄。」估客言：「隨少多與，若不布施無福德。」即以葡萄施諸比丘。諸比丘各各分，人得五枚。諸比丘各各覓淨人，或得或不得，不知當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都合諸葡萄一處火淨，應食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諸上座比丘初夜坐禪，中夜各各還房宿，道中諸惡蟲怖、師子怖、虎豹豺羆怖。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然炬行。」

末利夫人詣祇洹欲聽法，諸比丘闇冥中說法，末利夫人言：「大德然燈。」諸比丘答：「無蘇油。」夫人言：「我當送。」後日即送。諸比丘即然燈，著地不大明。末利夫人即與燈樹，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燈樹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受燈樹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六群比丘以不淨脂，用師子、虎豹、豺羆脂塗脚已，到他象馬牛羊驢廐中。是畜生等聞脂臭，皆拽頓羈靽驚走。諸人問：「畜生何以驚走？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有大威德神力，是故驚走。」諸居士瞋呵罵言：「沙門釋子自稱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似如獵師，用惡獸脂塗脚，使畜生驚怖散走，而言：『我有大神力威德。』」諸比丘少欲知足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日諸惡獸脂，不應用塗脚。若用得突吉羅罪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波斯匿王詣祇洹欲聽法，其日布薩說戒，諸比丘言：「大王！汝出！我等欲作法事。」王言：「我欲聽法事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未受大戒人前說戒法事。」是王必欲得聽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日聽在波斯匿王等諸王

前說戒。大臣兵吏遣去，時波斯匿王得心清淨。」

有一人大有諸地布施諸比丘，諸比丘不受。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眾僧受用，作園林、別房、房舍、經行處受用。」

五比丘著五三肘衣，入聚落乞食，是衣曳地，脚躡土污風吹露身

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諸比丘受泥洹僧，著入聚落，泥洹僧長四肘廣二肘。」

阿羅毘國諸比丘，日日檐石土墼[鹿*瓦]甎泥土，治佛塔精舍，衣不淨垢污行乞食。諸居士瞋呵罵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諸外道婆羅門尚著淨衣來乞食，是釋子今著作垢衣來乞食，如作胡麻油人、如土作人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若作時，聽著內小泥洹僧。」

佛在迦毘羅衛國。諸貴釋子出家，戲笑露胸行乞食。婆羅門言：「諸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今戲笑露胸乞食，使眾人見。」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著僧祇枝用覆胸入聚落乞食。」

諸比丘早起，入聚落乞食，得食著一面，待時當食。是時大風雨，塵土入鉢食中。諸比丘心悔言：「是食更受，日時到，求淨人不可得。」諸比丘不得淨人，日時欲過，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日聽五塵不受應食：米塵、穀塵、水塵、衣塵、風塵，是為五塵。」

憍薩羅國諸比丘，得甘蔗作分，諸上座得多無齒，中座下座及沙彌得少，齒利噉即盡。眼看上座欲更得，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飲食時，應等分。」

憍薩羅國眾多比丘夏安居，諸居士等見眾多比丘，便欲次第請食。若自減食分布施比丘，或半月食、或一月食。諸比丘受食竟，自恣已夏後月，分衣物分食分竟，各各自出去。餘比丘憍薩羅遊行，欲至舍婆提到住處，非時大雨墮。諸比丘問：「是中有檀越能與食不？」有比丘言：「無。」問：「有僧食不？」答：「本有僧食，夏後月安居竟，分衣物分食分已各自去。」諸比丘少欲知足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諸比丘言：「何以名比丘，僧食物，夏安居竟各自分去？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竟，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日僧食不應分。若分得突吉羅罪。從今日聽樹下安居時，若有好樹讓上座，如樹下露地亦如是。有事應羯磨十四人。」

佛在婆伽國。國中有貴人子名滿提，請佛及僧明日於舍食，佛及僧默然受請。滿提知佛受請，為佛作禮繞三匝還歸，是夜辦種種飲食布坐處，遣使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唯佛知時。」佛與比丘僧前後圍繞俱入滿提舍，佛在僧中敷座處坐。滿提子弟不信佛法僧，皆是婆羅門。邊國人下食時，不疾與、少與、不一心與，與時觸比丘手。比丘語言：「高舉手莫觸我手。」子弟言：「我非白癩、非旃陀羅，汝等何以惡我？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不輕與得受。若輕故觸手不應受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一比丘死。是死比丘，以衣鉢物寄比丘尼精舍。諸比丘言：「我等應分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我等應分。」比丘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比丘死前，寄比丘尼衣鉢物，現前比丘僧應分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，比丘尼死。是死比丘尼，以衣鉢物寄比丘精舍。諸比丘尼言：「我等應分。」比丘言：「我等應分。」比丘尼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比丘尼死前，寄比丘衣鉢物，現前比丘尼僧應分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釋子跋難陀死，衣鉢直三十萬兩金。憍薩羅國王波斯匿言：「是人無兒子故，是物應屬我。」佛遣使語波斯匿王言：「大王！王賜城邑聚落人稟，頗少多與跋難陀稟分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與。」佛言：「誰力故令得生活，是應分。僧力故，今應取。」王聞好教便止。諸剎利輩言：「是比丘與我同姓同生，同是剎利種，是衣鉢物應屬我等。」佛遣使語剎帝利言：「汝等作國事、大事、官事，頗問跋難陀不？」答：「不問。」「跋難陀不在時，汝作官事，頗待跋難陀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待。」佛言：「跋難陀共僧羯磨，跋難陀不在時僧不羯磨，是衣鉢物應屬僧。」諸剎利聞是好教便止。諸親族中表內外皆言：「是跋難陀是我伯叔、父舅、外甥、兄子，是衣鉢物應屬我等。」佛遣使語言：「汝等嫁女、娶婦、會同、取與錢財，頗待跋難陀與分不？」答言：「不。」佛言：「諸與跋難陀衣食分者，應得是衣分。跋難陀僧與食故，是衣鉢物應屬僧。」諸親族聞是好教便止。跋難陀衣鉢物寄在餘處，是跋難陀於餘處死，寄物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衣鉢物我等應分。」死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衣鉢物我等應分。」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是諸衣鉢物，在界內現前僧應分。」跋難陀衣鉢物，處處出息與人，應異處死，異處人負其債，死後負債處諸比丘言：「是物我等應分。」死處諸比丘言：「是物我等應分。」佛言：「負債處界內，彼比丘應分。」跋難陀衣鉢物，保任出息餘處死，餘處出息，餘處保任。死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衣鉢物應屬我等。」出息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衣鉢物應屬我等。」保任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衣鉢物應屬我等。」佛言：「保任處界內現前僧應分。」跋難陀衣

鉢出息質物，跋難陀異處死，質物復在異處，取錢人亦在異處。死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財物應屬我等。」質物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財物應屬我等。」取錢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財物應屬我等。」佛言：「質物處界內現前比丘應分。」跋難陀衣鉢財物，與他作券出息，跋難陀異處死，取錢者在異處，作券人亦在異處。死處諸比丘言：「是物應屬我等。」取錢處諸比丘言：「是物應屬我等。」有手執券處諸比丘言：「是物應屬我等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有手執券處界內現前比丘應分。若手執券、若質物，是二無異。」

佛在舍婆提。牟羅破求那比丘死，是衣鉢物，本寄長老阿難。牟羅破求那在異處死，長老阿難在異處，所寄衣鉢物在異處。死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衣鉢物應屬我等。」長老阿難所住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衣鉢物應屬我等。」寄衣鉢物處諸比丘言：「是衣鉢物應屬我等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阿難所在處界內現前比丘應分。」

十誦律卷第六十一